

王文公文集

二

王天集

王文公文集卷第一

書

上 皇帝萬言書

上時政書

上五事書

上 皇帝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
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 陛下不自
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
下之事代惟 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
竊觀 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

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謔然常恐天下之乂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

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

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

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

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徃徃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 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 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 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

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

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

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朝廷

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
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
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
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
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
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
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
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
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
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

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
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旣於父子兄弟妻子之
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
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
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
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
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
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
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
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

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而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

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出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

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以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

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以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